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子路篇〉第二十章。

【子貢問曰。何如斯可謂之士矣。子曰。行己有恥。使於四方。不辱君命。可謂士矣。曰。敢問其次。曰。宗族稱孝焉。鄉黨稱弟焉。曰。敢問其次。曰。言必信。行必果。硜硜然。小人哉。抑亦可以為次矣。曰。今之從政者何如。子曰。噫。斗筭之人。何足算也。】

「子貢言語科大哲，他問的方法我們不會」。這是雪廬老人在這章書第一句話講到，子貢在孔門弟子，孔子教學四科當中，這是屬於言語科，就是講話是他的專長，他的問話，我們不會。「孔子到衛，子貢想問孔子是否要在衛國做官，而問伯夷叔齊何人也？孔子說：仁人。子貢便知孔子不在衛做官。」這是子貢問話，我們不會這樣問，這子貢他是言語科的大哲。孔子的回答他的問話，他就知道了孔子不會在衛國做官，從回答意思裡面就知道。

『子貢問曰：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』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，士是好學讀書的君子，無事可幹，有事也才剛步入去做。從前選舉，選有德行者，而且必得求過學的人，子路說何必讀書然後為學，孔子說必得求學。士到後來如何？從前是士農工商，農工商都有職業，士是後補職業，所以孟子說：有恆心無恆產，先栽培士的心，並不是說要永無產業」，先要栽培士的恆心，「漸漸才有職業」，漸漸才有恆產。「辦政治不是壞事，政治會壞是人辦壞，政者正也」，政治就是正當的意思，政就是正、中正，「為政者端正才能公安。子貢隨孔子周遊列國，問士，問得低，其實意不在此，觀察孔子

所答的內容，便知道子貢所問意不在此。」

『子曰：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』「孔子答行己有恥，行為有道德。先學恥字，為什麼提這個字？自己的行為，要先學恥，恥最要緊。八德，先提恥。自己什麼事都沒做時，雖然對象少，還有自己，自己的一切行動，你必須知恥，錯一點就是奇恥，不能見人，所以先要有恥。今日擾亂社會的人，毛病在無恥上」，在無恥上面，「自以為是好漢英雄。在政界要紅包，有恥嗎？教書只為鐘點費，知恥嗎？行己有恥是根本，做到這點就不用警察，若不遵守違警罰法，警察就來干涉，這是奇恥。恥這個字站得住就好，這是頭一步，不論他人看見與否，自問是否對得起自己。」

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到各國去當使臣，不能替國家丟面子，使人看不起我們國家，如齊國晏子使楚，吃橘不去皮，合禮不受辱；又如蘧伯玉的使者與孔子對答，說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，孔子大加讚歎。」

『曰：敢問其次？曰：宗族稱孝焉，鄉黨稱弟焉。』「敢問其次？上面說的難辦到，子貢再問次一等，有所為而問。」

「宗族稱孝焉，大夫才有宗族，在宗族稱孝。鄉黨稱弟焉，在自家鄉里人人稱他能弟讓兄」，讓兄弟。

『曰：敢問其次？曰：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硜硜然，小人哉，抑亦可以為次矣。』子貢又再問其次的，「這還不是子貢心裡的事情，故又云：敢問其次，又答言必信，行必果，這是第三等，說出來的事必須誠信。孔子主忠信，自古皆有死，人無信不立，做事必得有果斷，若知而不為，知了有什麼用？所以必須有果敢。硜硜然，石頭堅硬，有聲音，不改變的意思。卻是小人哉，這小人不是辦事的小人，代表所做的小人，只能謹守，行己有恥，只能保此小範圍

，這可算是士了」。

「古時選舉，堯舜都用選舉，到周朝才分諸侯大夫，而成專業，代代世襲，形成封建制度。選舉是選賢與能，世襲二代還能好的已經不錯了，代代都好的，二十四史找不出幾個來。士辦不了事，百姓倒霉，這是子貢的意思。在朝中做官者，言必信就不多了」，講出來的話能夠守信用，有誠信，在朝做官就不多。「許多是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。」殺君、殺父，那怎麼會有信？

『曰：今之從政者何如？子曰：噫，斗筭之人，何足算也。』

「這段文，子貢才說出自己的意思，子貢問今日封建時代，今之從政者何如，現在辦政治者如何？子貢也想改變。」

「孔子答」，孔子回答，「噫，嘆息之聲。斗筭之人，李白斗酒詩百篇。這斗是指四方酒杯」，這個酒杯是方形的，「不是指量糧秣的斗。」不是量稻米那個斗，是酒杯，四方形的酒杯，「斗筭指有限度的小氣才」，有限度這個小氣才。「何足算也，不在話下，不值得一論」，何足算也，孔子不評論，也不值得他來評論，「孔子不答覆。嗚乎！今之從政者何如？吾也不能答覆。」現在從政的人如何？雪廬老人說他也不能答覆，沒有辦法去答覆。

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，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